

3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東昏侯

齊紀

太尉陳顯達伐魏

報施之文當稱其情有人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何以  
致之而修其事既無以致之矣而橫逆猶是也則以妄人  
待之而終不較也匹士自好於鄉黨尚不可違此道況有  
天下國家者乎先是魏伐齊問其篡立之故及聞齊喪即  
日班師是責我以義而待我以禮矣齊宜如何遣使告喪  
謝其衿卹申飭邊境勿得外侵則處已處人兩得之矣東  
昏既不知政陳顯達擅命興師禮義俱亡情文並棄是夷  
狄也國心自伐而後人伐之俄而大敗僅以身免齊不復  
北討

始乎此戰矣顯達首事又無責罰是啓





反叛

多 昏何復焉

魏主連之不知馮后淫恣魏主聞之后懼使女巫厭禱曰一  
旦得如文明輔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賞事覺魏主曰吾以  
文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

馮后之麗於罪也其失由孝文也后者文明太后家女也  
文明太后殺顯祖孝文之讎也既不當納幸而以病出還  
私家且為尼矣不勝私情又召入拜昭儀用其言廢正后  
而立之是孝文為子之道為夫之義好色之心聽言之明  
於焉皆失豈不為盛德之累哉

魏主疾甚謂司徒勳曰吾殆不起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  
於汝汝其勉之勳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  
莫及所以不辭正恃日月之明今復任以元宰揔握機政取

罪必矣周公大聖猶不色几疑而况臣乎魏主默然久之曰詳  
思汝言理亦難奪乃以北海王詳鎮南將軍王肅廣陵王嘉  
尚書宋弁太尉禧右僕射澄等輔政

當孝文之季魏室親賢無出元勳之上者所宜位以元宰  
任兼軍國受遺託孤為宗社計法成周之用且戒慕燕之  
委評而勳亦當抑冲退之私情體家邦之重任則兩得之  
矣而孝文與勳慮不及此易世之後禧詳亂政魏業浸衰  
惜哉夫勳之所為懇懇避權者殆已見太子之不足與有  
為耶孝文五歲而知代親之感嗣恪十六而未識政事之  
方此固勳所不願當事者也然貴戚之卿存亡所同義不  
應爾其謙讓遠引終不自全曷若侃然立朝以身殉國  
乎



魏世

高后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封后兄榮為

平原公

祖宗所為而善百世不可改其有失者隱而不舉則孝子之道也魏高宗事親至矣人臣之行如王祥亦不能有加矣稽古右文而其德孝廟謚之當自古鮮儷矣此世宗所宜兢兢翼翼是則是倣者也父歿未逾時遽崇妾母顯貴外族恩禮赫然前世未有其不能繼志述事如此魏德之衰浸可卜矣雖然世宗之為是實孝文有以致之也正后有德操以譖而死次后無婦道以罪而殺世宗既立長樂虛宮則不得不追榮高氏以為母家乃勢所必至也豈非孝文之過乎

帝自即位不接朝士專信宦官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帝失德浸彰祐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暄素忌寶玄欲立建安王寶寅遙光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祐祀亦勸祐立遙光祐意回惑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故遲疑久不決遙光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祐謀帝誅祐祀

廢立事之最大者也舉之而當猶有言其罪如嚴延年之於霍光者而君子與之以見不可不慎也如此考春秋衛事行以有罪為審殖所逐而殖子喜納之剽立非其次又未有說為喜所殺則喜之罪亦少減矣而聖人書曰審喜弑其君以是知廢立之事大舉之而當猶未有以逃責况私意乎昏失德天下共知廢昏立明以安社稷固大臣之任工祀初不知諸王孰賢有人望為羣心所



屬

又欲立寶寅又欲立遙光而劉暄者於  
寶玄則太平昔之嫌於遙光則恐失元舅之尊是純以私  
意謀也舉棋不定不已太平其為戮也宜矣

初高宗臨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每謀誅大臣皆  
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皆莫能自保

善為子孫謀者必教以安固之道異哉齊明之謀也人主  
以一身寄於萬民之上猶屋室焉民其基也藩輔其墉屏  
也猶身焉大臣其股肱也宗支其肺腑也善人君子其元  
氣也政事法度其血脉也六者備則其國家猶天建地設  
而其身猶據太山而四維之雖欲危亡不可得已今乃教  
使猜防豫慮先事制人其子才智非如而凶暴加甚致左  
右前後人不自保江拓江祀蕭坦之劉暄沈文季徐孝嗣

善而已此亂所由成也昔鄭人游于鄉校而議執政然明  
欲毀鄉校子產不肯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  
威以防怨威以防之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  
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  
也聖賢之存心如此豈一身之為哉蕭憺亦未有他竒然  
其言則可為世範是以表而贊之

武帝上

梁紀

奉齊和帝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  
曰不可慕虛名而一負禍乃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  
死不首

沈醉伯禽曾受之



或問巴陵王

先矣使在荊州蕭

穎曹推奉之時

必如何口口以免當時耳亦終不

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篡直擣建康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

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人立標尋即仆之哉巴陵之立

度非貪夫位也知不可逃委身而聽之也其飲醇酒度非

安夫命也知不可免捐驅以授之也嗚呼悲夫

齊和帝之鎮荊州也顏見遠為參軍及禪位見遠不食而卒

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

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自居

而炎以受禪為名則蕭衍竊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

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

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

者對感而為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

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

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

王天虎頭以激蕭穎曹於前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

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

應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

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號其矣遠矣

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

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

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

作教刑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為設贖謂罪之

疑者正其法尤密乃有罰錢之數皆



為疑

文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

楚也是則鞭重車鞭以痛懲扑以愧耻而已夫當官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怠者縱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變亂正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

齊南康侯子恪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且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曹志魏武之孫為晉忠臣况卿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知我心故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歷

清顯以壽終

梁武雖以兵取而其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能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國俾奉齊祀為梁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迫狃於弊俗未受命間先殺六寶蓋以立威勢而脅中外也既受命又惑於約而有生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為也詩不云乎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虞乎商之復得而勦其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六人之心施諸六寶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為五朝盛德之主其又何些耶

謝肥

闕固辭上不許以為侍中司徒



尚書令

不省職事眾頗失望

士大夫非有德言表正風俗則有器業可以協濟時務以正風俗為己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為己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朓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遠巡引卻異乎攘袂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辭不獲命去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兩無所處亦獨何哉不幾於為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

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勰固辭魏主勸諭勰至勰不得已受命

元勰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朝先為司徒尋被廢

黜及此師命又不得免此勰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與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曷若受遺於孝文既欲遂其冲素之懷則定州臨民揚州對敵皆不當承命而况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為事安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也今則進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雲俱縈卒為一高麗小人所困惜哉或曰勰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得之戒特以懇辭不獲故爾曰孔霸鄭袤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勰必欲退也豈無其道何至於為人牽迫不由己哉

馮翊吉玃父為

玃速詣廷尉當死玃年十五乞代父

命上以

玃尉嚴加誘脅取其款實廷尉盛



陳橫

若為人教亦聽悔異物曰愚

豈不憚死不忍見

古求代之柰何受人教耶廷尉以

聞乃宥其父後丹陽尹王志欲舉物充純孝物曰父辱子死

道固當然若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物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之則其質去  
庸遠矣王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為其少而賢之也物以因  
父取名為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  
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以輔成其  
美庸詎知物也不瞠若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  
以利為為利而為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  
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  
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為利所勝

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  
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  
世無達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羣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  
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行費侈登山琢石誇大功德  
或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  
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志推廣其議  
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  
業何缺壞之有嗚呼許懋之言萬世之監也

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常懷怨望乃求出外以為青冀

二州刺史

姦雄之人易於廢君而難

士必假手凶愚無知之人

以濟

以則歸獄焉而凶愚無



知之人終以不悟蓋不可勝也張稷免於史大成濟之  
戮幸矣尚敢稱功而責賞我豈不甚哉為梁武帝者數  
其罪而誅之上也全其身而廢之次也寵以端揆之崇非  
所以訓示臣子於是乎失政刑矣稷雖離權外補而付之  
邊郡獨不虞其生疆場之患乎卒之稷為百姓所殺弒逆  
之報理宜然也

上與侍中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曰此公護前不則  
羞死上怒欲罪之徐勉諫止約夢齊和帝斷其舌呼道士奏  
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非由己出上大怒譴責之約懼而卒  
理義之心人皆有之方利慾熾然而理義不勝則如雲興  
而蔽日也及情事修過而理義自白則如雲去而日明也  
梁武固非常流其為大司馬欲受禪而未言也府中文武

不為不眾惟沈休文揣知其旨先唱九錫之議於是王亮  
范雲任昉皆為所傾而約居佐命之首及大事已定樞筥  
缺人乃舍約而用徐勉其久為端揆志在台司上終不與  
也其特約可見矣而於謝朓表昂何胤諸人則禮貌眷眷  
必欲致之而謂梁武無人物之鑒可乎約既以羞死之語  
侮慢其上又以赤章之奏欺誑于天其被譴責而免死於  
鉄鉞亦云幸矣嗚呼儉夫傾士為人篡國本以酬富貴之  
願而其究如此彼勸進推戴之徒曷亦監焉而少創乎  
魏肅宗詔即位以高肇擁兵擅權殺之尊胡貴嬪為皇太妃  
以高后為尼徒居金墉瑤光寺

高肇以罪誅高后何罪而廢后雖嘗有除胡嬪之心然  
乃妾也一旦立妾為后尸

尼異又殺之處議如此非



元流元雍元懌于忠之

自高后而論固有取死之

道矣身為貴嬪妬于后而毒之已能無暴卒之報哉自胡后而論又有取死之道矣身為貴嬪廢高后而殺之已能無沈河之及哉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作亂以尼惠暉為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惟以殺害為事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焚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元遙討平之

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謂之時為盛矣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佛氏之言信美矣然其人非金石木土無情之物也其飲食男女之欲豈能絕耶不能勝其欲而強絕之則貪淫盜竊無所不至有甚於常人者國有常

刑尚且不畏而以佛誓言防厚貌深情龔龔愚俗外若枯寂中實奔熾舉世為所眩惑而不之覺也魏明於法慶之事亦可觀其行矣曾不是懲而崇奉益甚國力殫屈民力潛伏禮義廢弛風俗頹敗而國隨以亡惟梁亦然豈非後來之永監哉

魏尊胡太妃為皇太后羣臣奏請臨朝稱制

魏庶子立為太子則先殺其所生自以為法漢武鈞弋之為也既六世矣偶無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至世宗始不殺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亡者以成敗論則殺為是不殺為非以義理論則不殺為仁殺為無道二者何從曰父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母見殺而不悲可謂孝乎是皆

常理也若國之治忽其所



由致則多術矣豈皆

故耶魏室衰敗正坐胡后

臨朝此則元雍元澄于中諸公之罪也肅宗三歲即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未聽政之時雍與澄專國大政誅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已中外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待於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遠慮熟議審計無故奏請開禍亂之源雍澄無所可否相與行之然則非靈后獨能喪魏實諸大臣同任其責矣善乎蘇子之論攝主也曰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栢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栢子死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若康子者乃攝主矣是古之道也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在古惟齊之君王后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尚不能無譏而漢之呂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及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慮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

百官總已以

百官總已以



天子長矣宅憂而之則以之若太子未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以不以天下付異姓付之攝主也決矣鄭玄之傳攝主曰是上卿代君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耶此玄之陋也是故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為當然故不得不論也此蘇子論之善者也向使元雍元澄法周之故維公維忠以召虓自任如厲王流彘之時共聞王政以俟宣王之長也則魏其少寧矣何必武靈之聽斷耶魏子忠自謂有定社稷大功諷百僚加己賞太傅元雍元懌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勅公卿議懌等上言奉迎乘輿臣子常職臣等前議授忠茅土者畏其威權故耳請追奪太后從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武帝下

系紙

初上卷臨川王太子正德為正德少詹事上即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正德遂本賜封西豐侯快快不滿意遂奔魏魏待之薄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正德之為武帝所封子則曰正德所有矣

宜其意也重山曰送本武帝當封以大國少稱初心

可憐之西豐其意正德使正德而知義祖父所命何厚薄

之敢論正德寵愛公也年已長帝曾不知其性質而善

處之至使出奔魏魏之法送圍之政不已踈

乎劉玄德有言魏會之義言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今

日之兵未足恨也魏復歸於走正其叛亡之罪



收還言十五而趣以與或以小邑而居于遐方則刑罰明邪心懼而禍亂之亦遠矣而誨之復其封爵恩雖厚而義不立他日豫章王綜告二軍而奔魏邵陵王綸答象父而服襄豈無所自哉

魏元義既得志驕懷嗜酒好色貪吝實知與奪任情父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逆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亦皆貪遺百姓一困窮人人思亂魏政至肅宗而衰然盜賊未作也元義劉騰既竊權管政獨以貪貨一事坐生亂階夫財利者人所須以生養也古之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均天地之施也禁之於上則斂之於下斂之不已則人人困窮弱者轉溝壑強者為盜賊而國隨以亡矣故紂之亡以鹿臺之財漢之亡以西園之貨

董卓之亡以郿塢公孫瓚之亡以小城古無不然富者怨府也而小人不悟必至如石崇困以臨死之問則亦末如之何矣今元義好貨無厭其父既舍縱其妻又通請託其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魏主從侍講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然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襄至便驕何常之有人以為雅談

賈思伯襄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已惟持其志者知之血氣有襄志立則無襄元帥可奪志立則不可奪以此一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之學獨無傳考魏主治



身爲國未有以賢於未受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  
鄭用權使魏主監姜氏慶父之事必有以閑之道正家之  
法不至死於酖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肅宗所受無乃三家  
詳略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考詳略采  
同異溺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齊魯別處於淇而河西  
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爲廿六事必有其功今  
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  
爲愈也

魏以臨淮王或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敗而歸賊勢日  
盛魏主引羣臣問計元脩義請遣重臣鎮朔朔以捍寇魏主  
曰去歲阿那瓌叛李崇請改鎮爲州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  
戶非冀之二致有今日之患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責

戚重望意欲遣之何如皆曰實合羣望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鑒者治本而不治標六  
鎮之叛起於官官劉騰爲司空之時好貨納賂山澤舟車  
之利罔不推困遂至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以巨萬萬  
計此六鎮攜離之本也比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  
病根深矣李崇乞改鎮爲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  
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  
且不知劉騰貪饕致怒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  
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爲  
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爲國家者當閒暇之時修  
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車於未奔楫舟  
於未沈散桑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奈何至於無可



柰何乎亦未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機密者萬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勅者賞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周而論其惟諸葛武侯乎如漢之魏相唐之陸贄亦庶乎無忝矣厥惟艱哉朱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贍精力而當此任于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力也夫絳侯木訥霍光篤慎其於文藝闕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藝不害為君子有文藝不害為小人朱异亡梁江惣亡陳

有國家者慎所取舍哉

初帝納東宮倭寵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自疑聞俗說割血漣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東宮冢自殺一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為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擊伐東昏殞其身而移其祚尚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既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場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疎也父子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見則情意通則孝慈接如是而有不知者鮮矣



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  
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况  
跡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怒不怕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老公短瘠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之為君自陳無罪而就坐剥褫捶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為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為要夫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為盛載道之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為切五典莫非天叙而三綱為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眾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  
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矣文

章美矣而於人倫有未察也邵陵王綸擬父而加捶親在而服喪其悖逆之罪與弒幾希殺之生之惟武帝命可也而統涕泣固諫請免其死是恩意情義之施於弟者甚篤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豈不逆理哉其後不免以信邪取疑憂愧而死此為人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

夏侯竄等克魏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

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有常途以劉裕雄傑取燕克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而未有如梁武之愚且拙者三築淮堰至是十年其勞費不復論以堰而死者蓋數十萬人矣然後能取壽陽雖下數十小城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數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



正者其自重身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為  
可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爭城爭地報  
怨復讎貪憤之兵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  
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武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  
乎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  
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署其子為掾賊以景伯不念舊惡  
相帥出降

為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行之而人必服德必廣功  
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怒二也不報宿怨三也不  
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也不忌疾人六也不貪天功七  
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勢九也不寧負人十也有一于

此已為善行况燕有之恢恢乎其量足以容四海昭昭乎  
其識足以照萬微巍巍乎其德足以高天下矣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且婦人列其子不孝母曰山民  
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  
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向慚其心未也且置  
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泣涕乞還乃聽之卒以孝  
聞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亡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可以  
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  
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之意甚者視如寇讎焉  
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  
之功不之而之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孰



謂民男子為人上者觀也

以省已而修德矣崔氏

所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資

通經是學以致之也施

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羣沙之心施諸人則山民

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猶能爾為民師帥而

不然豈不有愧哉

魏蕭寶寅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

人亦疑之遂有反意明於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

屬舉事何疑寶寅遂反稱齊帝

蕭寶寅奔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為宗國復讎似也則宜

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冀

雍二州豈梁所在耶而為之刺史則非本心雖曰不利人

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不至於作亂受戮則無能靖之道

此人之本末也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當寶寅受任

冀州則已斷其復讎之心忘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

豨豕之牙也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滿起封疆日蹙時討虜大都督

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

淫亂羣孽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

定也

魏之中業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

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

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敗

君弒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

可勝可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又而用之二百



年之基業豈易循乎是故姚興有言願治之主不借才於  
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弃材人君以  
往事觀焉思過宅矣

魏肅宗惡鄭儼徐之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  
向以脅太后榮至下黨儼紇與太后謀酖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靈后  
制穢德章聞元以沮雍擇才薄力弱劉騰元又擅權贖貨以

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  
廷忽焉今日而舉之以便省闕為後戒云元斥彈于忠擅

殺裴郭宜加顯然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息絕遊幸而不必表翻以南北諸鎮及郡縣僚佐統軍成

主多以貨賂得人材而不聽宗請罷修寺

工興太學築城闕而不聽張普惠諫復徵綿麻之稅以奪

民力而不聽薛淑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勞

不問賢否而不聽普惠又論送阿那瓌歸國救勅敵資亡

虜而不聽元辛而略依漢宣光武待呼韓邪之道以防蟻

蟻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為州之計將恐所慮不

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聽

元纂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賑賚之而不聽辛雄

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深請

出城陽王徽庶將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夷夏之亂

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為三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

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陟幽明賞

善罰惡而不聽楊椿言肅實宿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



源子冀... 行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外之臣非不能為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毒也魏自亡耳

魏釗立始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廣王子攸執太后及釗沈於河費穆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不夫行誅罰內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斥弼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所恃以為安也大僚具官千百之眾雖借享榮祿然存亡大計非所盡責也爾朱誠有相文之志取造亂者誅之擢叙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修文綏靖王室則五伯之功褊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

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之當也彼三歲釗何罪焉自臣庶謀逆猶無孩孺從死之法况嘗奉以為君子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少戒哉

魏徐紇來奔

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未合而王者無分民政刑可施則施之矣徐紇親弑其君惕心爾朱而不畏梁蓋謂梁無人也為梁計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是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為弑逆而無所懼也他日臣於叛 姪擁兵壘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禍有自來矣



魏爾朱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為后敬宗疑未決  
才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下何疑敬宗從  
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蠹也孟子  
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即五常道之庸也百姓日用者  
也後世所謂反經者背常也既已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  
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  
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舜不告為天下得人者必傳賢  
而禹傳之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  
弟託體於父是為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者也終  
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  
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

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  
以為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別道之用不窮  
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  
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瑩以妻嫂為反  
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效之曾是以  
為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收行其  
所疑而不知非惑於邪說而不能辯怵於強臣而不能正  
早墜之命於是乎在矣

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乘虛進  
拔滎陽遂至梁國魏主出避之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  
洛陽宮即位改元

三曰有入三曰有主四曰有謀五



其最他人之兵心不與焉元顥者詳之子  
出奔無人二矣臨淮安豐非挽之者無主

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民不聞

壺漿之迎無民王矣 意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耳慕

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戡多難耶又况大

事未定驕怠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

陳慶之而遽疑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顥固無足言而

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為顥十人全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

蕭贊寶實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

捨以便省為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以錢一億

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為己累必弃而絕之

故自父母妻子始弃所難弃絕所不可絕則其心空矣此

舍之說也瞿曇身為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取妻生子一旦

盡弃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然後

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既樂其說則當師其行弃家弃國

無所不弃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今為帝王享天

位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

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

所不為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既

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為佛道如達磨者亦

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目擊神授

提耳武帝呵其所為謂無功德者不亦可取歟曰為佛之



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也 形滅倫理以  
之爲已則逆而不祥以之爲人則褊而丁 以之爲天下  
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儒之所當舍者弃而絕之  
可也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恒怏怏不以萬乘爲樂與城陽王徽  
等謀誅之召溫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敬宗曰  
王允若即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黨皆應  
不動也謀頗泄榮輕之以爲何能爲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  
入賀敬宗手刃之大赦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  
長廣王曄爲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爲兆所執縊殺之  
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爲強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也以節  
閔帝陽瘖八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當此時非有次

立之勢不獲已而負荷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  
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貴胄耳目富貴見其可得也者  
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乘危蹈亂僥倖非意朝戴黃屋晚  
飲醜酒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利之没人如此嗚呼悲天使  
敬宗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審彼審己有不受也受而足  
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爾朱榮養兵三  
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衆矣雖爲人麓暴輕忽去  
之甚易而其族黨涵恩爲用者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爲  
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惟韜光孫言確乎其不拔爲  
可爾豈不難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祖仁家祖仁一家三刺史皆徽所  
引拔徽齎金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殺之送首於爾朱







稱也皇帝而可以兼稱則謂之可矣謂之帝王

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兼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  
于古訓師心自侈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口  
筆稔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  
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  
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爲人倫  
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  
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  
之法以天王爲號則名正理備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副求賣  
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  
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

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以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  
墓側或譖於上云太子爲厭禱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  
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  
立其長子歡爲嗣銜其前事而止

佛之道以寂滅爲至寂滅云者滅盡衆有心滅生滅并滅  
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知心與理  
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爲難也雖然讀其書  
則當踐其行爲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  
捨屢矣習空久矣當如瞿曇擊碎疑王位此乃舍之大者何  
乃疑其子之謀其國也均之爲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  
曇之遠其心哉年已老而忌方深是數十年茹蔬衣布養  
曾造寺一其方得莊周氏所謂靈者梁武其人矣



侍讀徐摛文體輕麗應對明敏上甚嘆異寵遇日隆領  
軍朱昇不悅乘間白上去摛年老意在一郡自奉上出摛為  
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妬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妬  
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妬臣者國政必敗徐摛之為人未有  
以愈於朱昇也特為上所寵任而昇已媚之則奇才碩德  
又安得警效其君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  
薦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  
稟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乃立元朗為帝  
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為爾朱所立而心

惡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未相失然雄才蓋世已有重望  
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  
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更復假建乎  
遣使上表輸忠自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  
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伐義伐之然後朝覲以臣  
帝室亦相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猶  
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立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昇昇言其失職故  
王之

邕陵之罪則陷於不孝况朱昇信臣也  
尚安得謂之忠為大臣者君以猜忌非罪殄  
女具當力諫以止之若事兼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



之義况正德小叛復還赦而復爵漢室治親已失刑矣罪  
在悔逆不失為侯何謂失職而更王之异得君專行政久  
必無所憾而交結藩王蓋其資非遠器雖好文多藝而不  
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略無裨救而又敗之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异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袁昂為司空亦  
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即踈遠使魏蘭根入觀節閔帝之為人欲  
復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崇訓佛  
寺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  
事成自聖人作孤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斯道也爾朱  
榮所以入朝者問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

弒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歡既聲榮反又討兆逆則當易  
其所行推公心為忠事表見於世志出和文之上以伊尹  
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甫爾  
賊態遽彰彰發節閔而幽之乃兆之覆轍也夫爾朱榮以匡  
國靖亂為言而惡敬宗之親獄訟勤庶政歡既以弒逆討  
兆而又憎節閔之神采高以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非  
者其間豈能以寸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  
言之在人而聽之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略而其後  
之不昌矣魏累世事佛其營造塔寺贍養僧徒至於貧國  
所以然者為求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亡不聞  
佛恩僧力少哀救之而敬閔二帝皆廢死於寺中來世亦



魏平陽

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曰得無  
可保乎曰變態百端河可保也椿馳還報

歡帥文武奉表勸進乃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武帝即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况帝  
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善擇利  
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許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  
脩所為自匿於民者本避禍耳敬閔二君豈遠事哉又自  
知高歡之不可保且已非近屬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  
望有必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燎褰裳涉波不思其甚矣夫  
常情莫不畏死而愛生若處非其據禍辱必不得免而僥  
倖居之是以百年不貲之身易一日燕幕之娛也故劉聰  
夢死後當為燕涇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宇文弼及曰人生

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魏青州民耿翔聚眾掩襲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以翔為

兗州刺史

弒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之惡

一也耿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蓋移魏境相為戮  
之則義聲比震敵人悅服矣既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  
以弒君之利也何以為國乎人倫以三綱為大軍政以三  
綱為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  
之義故爾

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下安依宇文泰

而歡於孝武有援立之勞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斛斯椿

言卜數而圖之事發無名其



送使為挾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

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

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謬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

而下殿以攘之及聞魏士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

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廢弒接迹故晉

安帝末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問諸儒

以孰當災咎者崔浩以為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

受禪指意纒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

朔所在然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

功雖成君子猶耻之此固非無懈之所及也

東魏歡以諸州調絹示依舊立悉令以四丈為匹喪亂以來

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

相轉漕供軍放備飢饉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典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

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廢兵

者多不以經意猶人跳梁激譁馳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

不能二三日而斃矣高歡用武至是既十年恤農之詔不

頒勸農之官不建劭農之政不施初開準式調絹置倉儲

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州郡困於戰爭鞠為

墟自正光僧居至二百萬人若使自相配耦

之未留之地給其牛種置出官督護之不四三年足食



是言出此樂焉

東魏高仲密殺信暹之妹既而弃之由是有隙暹有寵於高澄澄歡之也仲密後娶妻李氏美澄強之不從衣服皆裂仲密怨澄及為北豫州刺史遂以虎牢降魏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欲殺之澄固請乃止魏泰創諸軍應仲密歡將兵十萬討泰戰于印山泰軍大敗虜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彭樂追泰急泰謂之曰我死豈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俘其步卒歡亦走賀拔勝追之槩刃垂及而逸去既而歡復振泰不利而追歡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

高歡之為此役也乃其子澄有宋督之感故仲密奔魏以致魏師而歡不知反歸罪於崔暹是莫知其子之惡也仲密娶崔暹妹而出之何惟乎暹之怒也澄悅仲密妻而逼

之何惟乎密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誨子謝仲密魏師何自而來哉今不能治內惟角鬪是務非但失步卒數萬人而歡幾為槩刀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父而喪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為得也仲密以虎牢來歸遣銳將摠偏師為援自足以收黨附之心而不牽高歡之勢矣貪於境土董眾親行一日而失督將四十八人不為敵禽者尋丈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伐不求何用不臧不伐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不舉矣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危不自保不知德行故也

元康說歡曰雄交爭歲月已久幸而大捷天授我也當乘勝追之勸厲泰有伏兵不從遂東歸



高歡于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文物差修為賢耳書

曰同山德度義歡泰之德義猶魯衛之政而其力

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

有所困而不敢前渭曲之戰高歡為客大敗眾散泰若從

李穆之言歡必不免然不果用也邙山之戰宇文為客大

敗退軍壘若從陳元康之言泰必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

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鑑曰人事抑天數

歟

魏與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妻妃曰

國家大計何疑焉歡乃聘之妻妃避正室謂歡曰勿復相顧

以生彼

婦人從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高歡身為國相爵異

姓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有妻而為無妻

黜其正室聘合夷女亂倫滅理是中夏君而夷狄行矣時

惟一柔然故取其女得以離宇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

國四方交至必為之壻而後可則其妻不勝絀矣一何計

之鄙且辱耶

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為今戶口減落郡縣不堪

哀前住事徵斂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獵桀黠長吏因

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為風俗

侈靡宜欲逾制且導以節儉其三以為百司奏事但欲詭競

求進願責其公平亦勅其諛慝之心其四以為宜省事息

凡輿造有

有皆宜停罷

怒勅責之曰朕有天下

公車謹言曰關聽覽卿能上事何不顯言某刺史暴



有魚鱉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恐益苛擾朝廷牲  
食凡所營造皆去舊借却云其導以節公朕居處一床之地  
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昃方食為誰為之救物故也  
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便外人呈事誰及其任專  
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毒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  
鹿為馬又可法歟

南史文雖荒蕞然豈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讜言曰  
關聽覽則史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江子四嘗上封事極  
諫時政得失而賈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  
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讜言止此政可知矣尚  
以日聞答塞臣下豈非欺乎夫琛目擊時事是以粗條其

目帝誠聽納而召問之則暴橫貪殘之主名可得矣夫風  
俗侈靡飢寒之本也善為國家者雖躬行節儉又必為禮  
制使不得踰越令出必行又安有苛擾之患哉誠使禮制  
既定則雖太牢而祭大耳養賢乃人主所當為又何以蔬  
菜為哉今武帝不立禮制致風俗侈靡而守宰貪殘為良  
民言則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卿而下  
至於民庶乃有私藏非已所蓄則他人物若官物也惟人  
主不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不  
食公食其用匠徒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  
地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自古  
身厚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事而不修政猶



人。一。質。酒。登。衿。袂。曼。澤。怡。面。而。元。氣。索。然。故。枝。葉。未。有。害。根。之。先。枯。備。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王。莽。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治。功。矣。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一。公。等。官。而。心。所。信。向。惟。朱。異。一。人。譽。侯。景。為。忠。誠。呼。鹿。為。馬。不。是。過。也。然。則。其。屈。折。賀。琛。率。用。強。辯。正。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迷。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已。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志。餓。形。體。清。修。寡。欲。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為。法。事。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牲。

日。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景。以。亂。而。止。

漢。書。固。多。就。其。中。擇。其。精。要。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然。號。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寺。至。于。逾。月。必。以。境。內。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土。木。以。肆。狠。心。焉。在。乎。其。清。心。能。舍。也。魔。障。之。說。佛。家。者。流。以。況。異。已。不。信。之。人。豈。真。有。是。哉。而。武。帝。用。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火。食。猶。弦。歌。鼓。琴。顏。子。入。見。曰。夫。子。之。道。大。放。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相。難。為。魔。也。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止。之。孟。子。止。非。人。所。能。為。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戒。舍。



已比君子處已處人之正道也豈異端之比哉

上策高議下互相猜忌綸尹丹陽繹在江州紀在

益州皆權傳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武帝從殄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修家

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

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

蠱為任起敬起孝熒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

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

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大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若侵晦之象著矣豈熒惑入

斗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為懼豈懲跣而下堂之失耶抑天

奪其鑒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

為儆戒之符也觀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

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叛歸于

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克遣丁和來上

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

來降明日告朱昇昇曰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

日定計上益神之乃定議納景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然帝心

未嘗不在伐魏自即位以來屢比師矣未之有得此其所

以夢為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

決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遂行禪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克



生 又從君之昏以諂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  
景遂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亮等數州之郊距辛亥  
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生之  
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  
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握  
兵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往往遂非拒諫莫肯回心而  
鄉道也且孝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歡自以為醜降心刻意  
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懃德多矣易曰  
无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侯得彭城進軍與侯景犄角  
東魏高岳救彭城梁王夫大敗淵明等皆為東魏所禽上聞之  
嘆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略  
云侯景豎子自為姦逆而偽朝幸災忘義斷絕鄰好獲一入  
而失一國知者不為也今乃授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狼  
戾難馴不肯為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  
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荆棘生於  
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  
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  
乎又况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  
若能虛其心平其氣反躬自責盡革弊政修明軍紀選授  
將中固無准之險以取守江左雖侯景前驅高澄繼至猶  
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



何其速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遠未遠  
則復之善也志在親仁比而復之復之吉者也屢  
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衆不能復己獨能之復之道者也  
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无悔者也以陰柔居復之終  
迷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  
是而勉焉為復猶未知其如何況於迷而不復其凶必矣  
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責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應如  
響可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為功而釋氏之術以  
懺悔為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為也如滌垢如磨玷如補  
壞闕如去疣病昔時所是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  
以美德以隆也懺悔之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  
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曰懺之云罪亡矣明日

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而罪亦無  
時而不可為也雖弑父弑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  
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為佛學未有一  
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  
之於寬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修此學者  
所宜深辨不可以惑焉者也

初歡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  
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  
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  
用乃縱之去

紹宗與行誠足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留以遺  
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委李世勣



以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  
名而使其子孫享事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  
湯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  
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向受顧命  
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  
意小智軒輕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  
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萬鍾變其義  
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勸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  
景不盡其力而世勸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  
明且驗耶

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  
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戎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為大臣十  
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修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傳  
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  
將為戎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  
之甚矣

澄謂淵明日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志  
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並當遣還淵明乃啓上上與羣  
臣議朱异以和為便傳歧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  
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為禍亂上厭用兵竟從异言

高澄雖美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為鄰豈不賢於侯景  
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大失矣然事無  
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



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猶未失策今也修鄰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不敗之理矣傳歧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朱异甘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獲三十二州

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偏師散出遂取二十餘州梁王老衰既貪且畏盛時英傑蕭索殆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八十有餘猷方壯德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修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沔之日是何也奉佛以弱其心志茹蔬以戕其氣體日於衰朽

而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常懷憤恨與之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德遣大舡數十艘詔言載荻密以濟景景遂度采石建康恟懼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職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亦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使异荷榮祿之恩為久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正明其罪啓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當侯景叛國而來照灼其情啓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并所以獲君  
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君之  
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  
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  
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蠱然後能行  
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  
常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昇唐之林甫  
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  
不然夫惟乾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上常蔬食園城日久蔬菜皆絕乃食雞子

古之時禽獸嘗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為民除患  
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其

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銀適可則止然為之教戒亦  
甚備澤梁之入罟羅之設則以時麝知胎天覆巢射宿則  
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為之度數食于飲食  
則雖強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教適被  
誅死之罪聖人之為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為烹割炮  
燔熬煎捶醢醢脯鱠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斲木治穀各盡  
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為裁成輔相之道自  
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  
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効至於鳳凰儀鳥獸舞在鼈咸  
若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為教謂犬  
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



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為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糗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為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反其兄叔姪骨肉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產亦不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無生為至其教本為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強從事以及老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園受辱眷眷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曷若厥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為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蠱也梁武行事殆天啓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勤尚寬恤而不獲嘉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又從而為之說

以自解焉則亦末如之何矣

上憂憤成疾而崩侯景迎太子即位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

君子有言賢才多國將曰曰子孫才族將大梁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姪孫確志氣自立餘皆凶愚貪猾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夷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俾守承平尚不足恃况國已僭安能復興乎簡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為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園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給不悟召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慕世子有為子之道亦知所以自為矣

謹述佛念之不如何足悲耶



言魏高澄為膳奴所殺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冒色之  
故幾陷其父斃于馬稍其父自病逐君事魏主恭謹以終  
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為悖慢毆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  
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  
刀何緣而至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三